

幻想你是一隻巨大的鳥，翱翔在台灣的上空，那麼你所俯瞰到的將是一片蒼鬱的山林。再想像你是一隻生長在台灣的山林，那麼這片綠色山林很可能就是你的家。

山脈，是台灣最主要的地形要素，大約佔了全島三分之二的面積，而中央山脈是骨幹。

中央山脈南北綿延350公里，最高的玉山主峰高3,952公尺，是東南亞的第一高峰；除此之外還有200多座高於3000公尺的高山。

在3萬6000平方公里的面積上矗立著這樣多的高山，賦予了台灣崎嶇不平、不穩定、富變化等的地形特性，也創造出有分明四季的地區——這是居住在平地、喜歡說台灣「四季如春」的人類所經驗不到的。

得力於這樣的自然環境，台灣的山脈可謂天賦異稟，小小的面積裡充滿了許多差異度頗大的小生境，孕生出豐富而多樣的生物，栗背林鵯便是其中的一種。

栗背林鵯是台灣特有種鳥類，牠最大的長相特徵，是雄鳥的下頷部有一個橙紅色的頸環，並一直延伸到過肩的地方。牠主要分佈在中央山脈，喜歡在公路旁跳躍覓食，不怎麼怕人；要是你曾在兩三千公尺高的中央山脈上徒步旅行，你很可能看過這種慣於單獨活動的活潑小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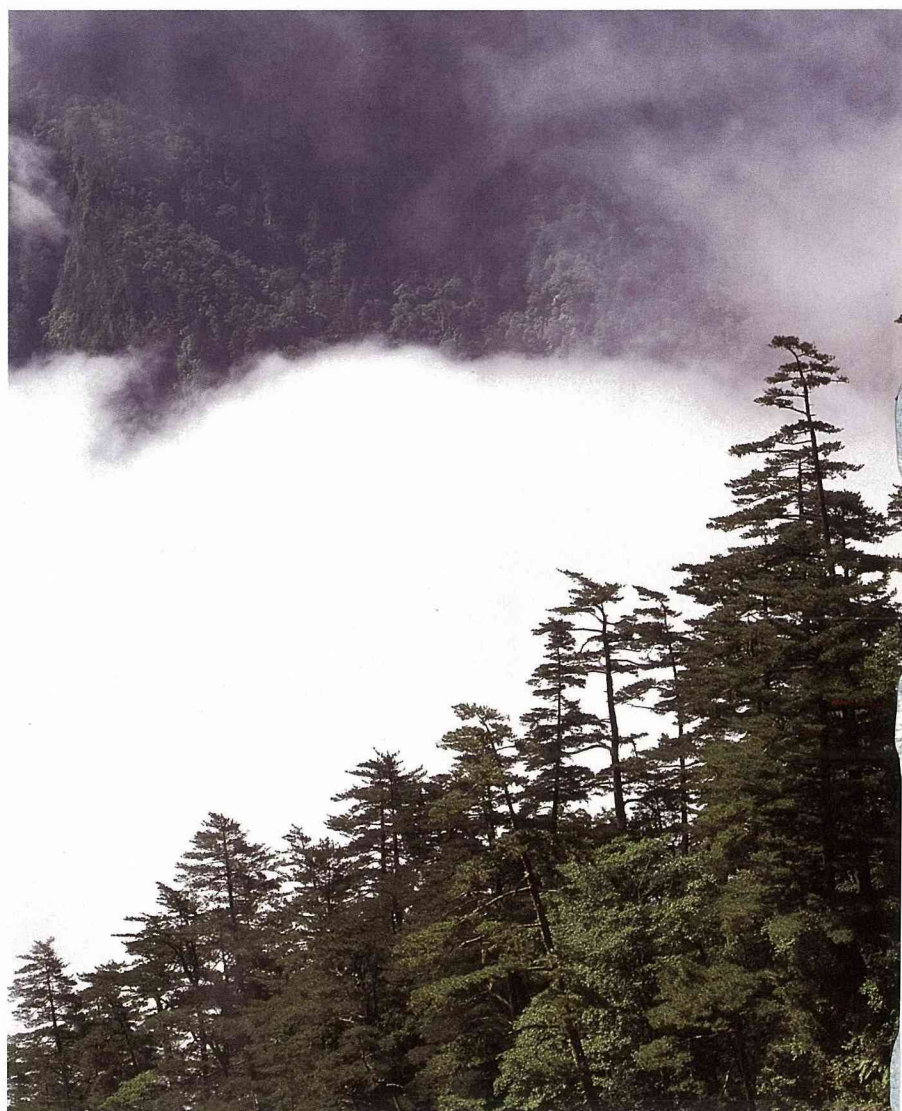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比麻雀略小的鳥主要沿著中央山脈分布，整個山脈海拔2000至3,850公尺高的地方是其分布地帶：北起拉拉山、南至小鬼湖，往東到花蓮瑞穗鄉、往西到嘉義梅山鄉，都見得到牠的蹤跡；冬季有垂直遷移現象，甚至

在800公尺高的地方也曾有發現。不過，還是有少數的栗背林鵯會留在山上過冬，因此，在降雪的高海拔偶爾也看得到牠嬌小的身影；在《栗背林鵯》這部記錄片中，我們便可以看到栗背林鵯和一對將身子縮成一團、站在松枝上的酒紅朱雀，以及一隻岩鷓，一起置身於一片銀色大地之中。

和絕大多數的鳥一樣，栗背林鵯的雄鳥長得較為鮮豔——牠

們長相光鮮俏皮，看起來就像個打扮妥當、準備赴宴的小紳士。「栗背林鵯」的名字即從雄鳥鮮豔的羽色而來。牠全身的羽色主要由黑、橙紅、白構成，除橙紅色的頸環與過肩羽外，頭頸部為黑色，有明顯的白色眉斑；背部大致為黑色，飛羽為暗褐色；胸部與脅下呈橄褐色，腹部中央與尾下腹羽為白色。

相較之下，雌鳥就顯得樸素多了；牠的背部大致為橄褐色，



■栗背林鵯的棲地通常是在有二葉松、鐵杉、冷杉等樹林分布的邊緣：圖為二葉松林。



喉部略帶灰色，眉斑較不醒目，其餘如體型大小等則與雄鳥大致相同。

台灣還有一種與栗背林鴝頗相似的同屬鳥類，叫「白眉林鴝」，牠的羽色較暗淡，眉斑較為明顯，一般生活在茂密的灌木叢裡，並不容易見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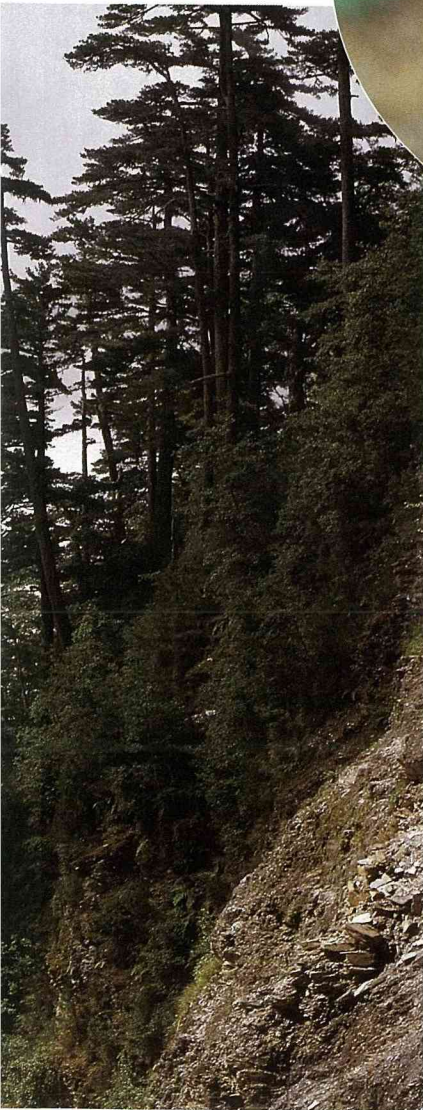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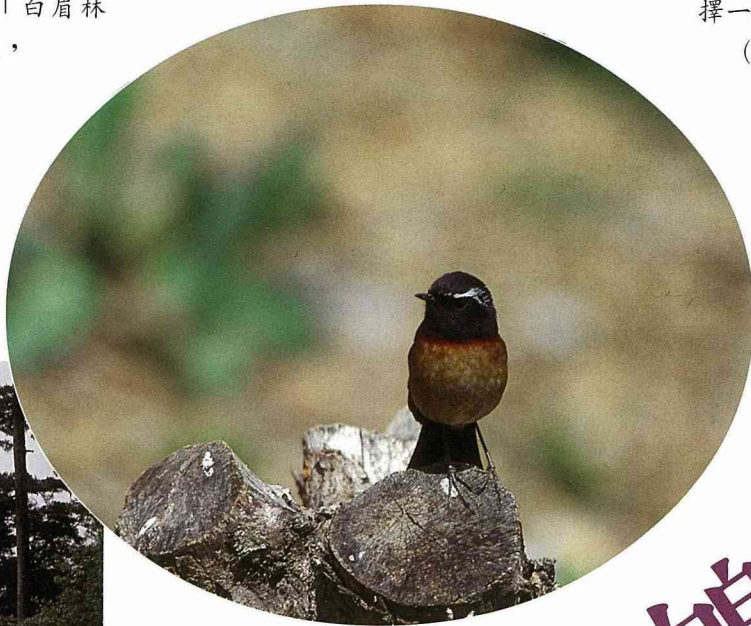
栗背林鴝又名

■獨來獨往是栗背林鴝的特色之一：圖為雄鳥。

「阿里山林鴝」，1906年，一位叫Walter Goodfellow的英國人在攀登玉山時發現了牠，因而將牠寫入世界鳥譜。但從那之後這

鳥類調查，我被安排在南橫地區...」他說：「然後在短短不到10公里的路徑，我就發現有88隻個體。....（我想）如果我（要）選擇一個題材，研究的題材，（要是牠）能夠常常看到的話，我就比較能夠掌握（牠）。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牠背部有一個很漂亮的（橙）紅色，所以我們叫栗背。這是另一個吸引我的原因。」

栗背林鴝的棲



栗背林鴝

劉燕明最新 作品介紹

地通常是在有二葉松、鐵杉、冷杉等森林分布的邊緣，特別是長有褐毛柳的地方。

在栗背林鴝出沒的地方，還看得到其他的同功群鳥類，諸如青背山雀、煤山雀、冠羽畫眉、火冠戴菊、金翼白眉、茶腹鴝、紅頭山雀、松鴉、藪鳥等，偶爾也見得到紅胸啄花鳥、灰鶯、烏鴉。這些鳥類繁殖期多半相同，每當春季來臨，群鳥各自忙著追逐、爭鳴，配對，一時山林裡充滿喜氣，熱鬧非凡。

每年當二葉松開花、褐毛柳先後綻放新芽時，正是昆蟲生長得最繁盛的時刻：牠們恰巧提供了栗背林鴝等鳥類撫育下一代所需的豐富蛋白質，彷彿牠們的存

種台灣特有種鳥類一直沒有人研究，直到1990年劉良力以牠為論文題材。

至今仍對栗背林鴝著迷不已的劉良力，很早就注意到這種特別的小鳥，但真正認真考慮以牠為研究對象則是較晚的事。「這要追溯到1988年，我參加全國



■ 栗背林鵯的蛋為淡青色；剛破殼而出的幼雛雙眼未張，便會張開大嘴向親鳥需索食物。

在就是為了鳥兒的繁衍。

褐毛柳的柳絮，如楊花般若無其事地飄著，為整個綠色山景平添一股浪漫氣息，也為栗背林鵯拉開求愛、配對的序幕。這時，平常慣於獨來獨往的栗背林鵯，便自自然然地配起對來了。

從調查中劉良力發現，栗背林鵯在行為上有兩個相當突出的特點。一是喜歡出現在被干擾過的地方，例如崩塌地、道路旁、開墾林地的周遭、菜園邊緣等。因為這些有次生環境的地方能提供牠們豐富的食物來源。另一個特點是，牠們習慣單獨活動——繁殖期除外。劉良力對這一點很感好奇，他說：「栗背林鵯很像獨行俠，不喜歡跟別的鳥混在一起。這是不是因為有一種很強的領域行為，或其他因素所造成的，目前還沒有答案。這一點很特別，因為小鳥有很多天敵，大家在一起比較容易警覺...」

劉良力的栗背林鵯研究重點是繁殖行為，包括雌雄鳥在築巢、繁殖與餵雛上所扮演的角色等。他所選取的研究地點之一是

一段長達20公里的中央山脈公路路段，因為繁殖期的栗背林鵯喜歡在路旁的崩塌岩壁、長草的土堤、駁坎等上面的凹洞或空隙裡築巢。他採取自然步行的方式，每天沿公路作仔細的觀察與記錄，前後共作了17次研究，每次

為期一星期，時間為從清晨到黃昏。要是鳥所在的位置不容易讓他躲在隱蔽的地方觀察，他就穿迷彩裝。但這樣還不一定能成功。他說：「栗背林鵯很聰明，有一次牠看到我以後，43分鐘都不進（巢）去，一直在叫，很緊張，那我就很不好意思...就離開了。」

然而，光是被動的觀察是不夠的，為了一些基本資料的取得與記錄，劉良力必須主動地接觸栗背林鵯，進行探巢與繫放（即上腳環）的工作。經由探巢，才能知道蛋的大小與數量、巢的大小、重量，以及幼鳥的體重、體長、翼長...等；而借助於繫放，我們才有辦法知道栗背林鵯是否會回到原地繁殖、幼鳥來年的存活率，以及栗背林鵯的分布、配對與活動範圍等重要資訊。

當然，這些工作對鳥是一種



■ 剛出巢的幼鳥全身佈滿淡色斑點，為牠提供了相當好的保護。



■當褐毛柳絮隨風飄起時，栗背林鴉便開始成雙成對，準備繁殖。

侵擾，因此在作業上必須非常、非常小心。他說：「因為那個鳥有時候很小，牠們會很緊張，心跳頻率非常快，我們也很緊張。不過我們滿幸運的，在我們操作過程中沒有因為我們架網或操縱而死亡的。以往聽說灰頭花翼或一些小鳥像冠羽畫眉之類的，很容易引起休克，一下就死掉。...」

除休克外，干擾太大也會迫使親鳥棄巢，放棄現有的蛋或幼雛而另起爐灶，後果亦相當慘重。

配對後，約在4月底與5月底之間，母鳥會單獨築巢，有些巢的巢位頗低，離路面相當近；研究顯示，巢位距離路面越近，繁殖失敗的比率越大，這可能是遭

到狗或遊客干擾的結果。不過，有時公路上的人類活動似乎對牠們影響不大；劉良力曾觀察到，當工人在4個相距甚近的巢附近沿著公路割草時，並未對栗背林鴉造成明顯的干擾。

栗背林鴉的巢主要是由松蘿等的苔蘚，以及獸毛、枯葉、泥土等自然物質構成，有趣的是，尼龍繩這種人造物也相當受牠們歡迎。這樣築成的巢非常柔軟、透氣而有彈性，《栗背林鴉》一片攝影者劉燕明欣賞之餘，戲稱之為「席夢思」。

交配之後，母鳥一次可以產下2個至4個淡青色的蛋，通常是3個。下過蛋的母鳥一般會待在巢裡單獨負責孵蛋的工作，公鳥

則守在巢外負責警戒。

約14天後蛋便孵化了。破殼而出的幼雛雙眼未張便會本能地張開大嘴，露出醒目的橙紅色口腔，向親鳥需索食物。小鳥孵化後的第一、二天是最脆弱的時候，羽毛未長，有賴母鳥為牠們保溫，因此，雌鳥多半會待在巢內，由雄鳥負責餵食工作；之後，公母鳥會一起餵雛，通常當一隻出去覓食時，另一隻會在巢外守候，若有危險逼近便發出急促的警戒聲。母鳥花在巢上的時間比公鳥略長，約佔51%。

叨食物回來的成鳥有時並不直接飛入巢內餵食，而是非常謹慎地，甚至緊張地在巢的附近觀望，這裡停停，那裡停停，等到

牠確定環境安全了，才會快速進巢餵食。筆者曾觀察到一隻公鳥，口裡啣著蟲準備入巢餵雛，但由於發現了攝影師，不敢大意，而在巢外徘徊了良久，幾度變換停棲的地點才進巢去。

成鳥捕食的效率頗高，通常成鳥一次可以叨許多昆蟲而不會掉落半隻：所捕的大多是蛾類和蝴蝶的幼蟲。根據劉良力的記錄，在栗背林鴉餵給幼雛的食物中，動物性食物佔了約98%，其餘為植物果實；而動物性食物中又以蠕蟲類為最多，佔了59%。成鳥捕食的範圍大約不超過方圓250公尺的地方。

小鳥孵化後的第一、二天，親鳥會吃掉幼鳥的糞囊，因為幼雛此時尚無法完全吸收食物，糞

囊中還有可利用的剩餘養分。漸漸的，親鳥吃糞囊的次數越來越少，約一個禮拜後就不再吃，而會將它叨到較遠的地方丟棄：一來為了保持巢內的乾淨，二來為避免讓天敵發現牠們的巢。

通常成鳥一次只餵一隻幼鳥，剛吃下食物的幼鳥接著會屁股朝外地排出糞囊，成鳥會等候在那裡將糞囊接走，這時巢內會有一陣騷動：其他的幼鳥會以順時鐘方向挪動位置，將剛吃下食物的幼鳥擠到裡面，而由別的鳥頂替最前面的位置，成為下一個接受食物的幼鳥，如此輪流。幼鳥會在第7天左右睜開眼睛，這時牠們的食量也到達了頂峰，餵食頻率很高，成鳥——主要是母鳥，備極辛勞。餵食約18天後

雛鳥會嘗試離巢。根據劉良力的研究，幼雛成功離巢的機率只有48%。其失敗原因大約可歸於天候、天敵，以及人為破壞。栗背林鴉的天敵包括狗、獼猴、烏鴉、黃鼠狼、鼬獾、高山白腹鼠、蛇等。

剛出巢的幼鳥全身佈滿了淡色的斑點，這些斑點為剛出巢的、對世界充滿了好奇而迫不及待地在草叢中進行探索的幼雛，提供了相當的保護，使牠們不易被天敵發現。這時幼鳥的尾部羽毛與翅膀羽毛尚未長成，還不太會飛，因此出巢後的十多天內，親鳥還會繼續餵牠們，並且時時待在附近，不時發出「匹—匹—匹」的急促叫聲來保護幼鳥。但或許成鳥還不太懂得教導小鳥注



■在栗背林鴉餵給幼雛的食物中，昆蟲的比例最高；枝條上的蘚苔是栗背林鴉築巢的重要素材。



■青背山雀與冠羽畫眉是栗背林鴝的同功群鳥類當中的兩種，牠們的繁殖期大致相同，在一起很是熱鬧。

意車輛，因此研究者曾看過小鳥被車子撞死的悲劇。

當被問到在研究過程中最令他難以忘懷的經驗時，劉良力提到了一次颱風事件：「那一次颱風天來我自己也沒有非常的了解，喔真是非常的危險，我就騎摩托車上來。神木林道不像公路都會有車子跑來跑去...我一個人上來。哇！那時候開始下雨，而我又沒有準備保暖的衣物，結果就差一點不行了！還好，鹿林山莊方大嫂，陳玉蓮小姐剛好經過，然後她請人下來載我，...」

這一番颱風歷險使劉良力對栗背林鴝的生存處境有更深的了解。因為栗背林鴝的繁殖期是每年的3月末至8月，這期間包括了颱風最頻繁的季節，而在繁殖的尖峰——即5、6月間——西南氣流會帶來暴雨；這對嗷嗷待哺中的幼鳥，以及正在育雛的親鳥而言，都是殘酷而艱辛的挑戰，其結果可能是崩塌或巢被淋溼而迫使親鳥棄巢，或者幼雛因失溫或親鳥找不到食物而死亡。



體會到了栗背林鴝生存上的艱難，劉良力有新的感受，他說在作研究時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看到雛鳥羽翼已豐地成功離巢，那是一種「成就的喜悅」。

多麼希望每一個到山中賞遊的人都會珍惜這種喜悅。

事實上，在《栗背林鴝》這部記錄片的拍攝期間，工作人員曾目睹有人掏取栗背林鴝的蛋，只是為了滿足收集嗜好，也有人捉巢裡嗷嗷待哺的幼雛，以便出售牟利，如此扼殺了許多原本可以

存活的珍貴生命。

我們與栗背林鴝共同居住的台灣，其最可貴之處，應在於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。假如我們連栗背林鴝這樣與人類無爭、且能容忍人類的野生動物，都不能與之和平共處、尊重其生存自由，那麼又遑論其他野生動物？要是我們不懂得尊重這片山林的野生動物、不懂得保持這個地區的生物多樣性，台灣便喪失了它最寶貴的光彩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栗背林鴝可以是個指標。